

房子的变迁



■于存礼

细想如今能过上这应有尽有好日子，应是起始于邓小平的开放政策。40多年前，我正值而立之年，是家中的顶梁柱。那时，一家老小6口人居住在4间土墙茅草房里，总是想着有朝一日手中有钱了，可以将这茅草房翻建成砖墙瓦顶，能让家人住得舒服体面。可在凭票证供应的那个年代，翻建房屋谈何容易，因为那时填饱肚子是第一要事。

1978年12月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进入了中国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。特别是广大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粮食产量猛增。没几年，农村劳动力剩余，村里人各找出路，各显神通开始谋业。在党的一系列富农政策指引下，经过多年的打拼，1988年，我终于把土墙茅草房翻建成了砖墙瓦顶。新房建成那天，全家人当时的喜悦劲儿迄今记忆犹新。1994年，因耕牛奇缺，我闯荡江西奉新、河南漯河等地买牛，长途运输至扶沟市场供应。有时在外采购需驻点多日，当时母亲还健在，儿行千里母担忧，当电信部门架通支线后，妻子在家随即安装了电话。那天电话拨通后，我听到了熟悉而亲切的声音：“存礼，冬天了，早晚要多穿点衣服！”“妈，放心吧，儿在外冷暖自

知，无需操心，您老在家多保重。”

我家的这部电话，是我们村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话，它标志着闭塞的乡村能与外界沟通了。

1996年，我又将砖墙瓦顶的房子翻建成两层漂亮的楼房。这些变化，无不映射出国家变革的历史，见证了我家“大集体”时期的土墙草房、“大包干”初期的砖墙瓦顶、改革开放18年后住上楼房的历史变迁。

我经历了种田靠老牛犁田翻土、人工收割和脱粒、打麦场上老牛拉石碾脱粒的古老方式，也见证了今天机械化耕作、机械化收割的时代进步。

2006年，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正式成为历史。国家除了免收农业税，还给我们多项补贴，农民的收入不断提高。

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后提出的振兴农村经济和美丽乡村建设，现已在我居住的扶沟县江村镇河沿村取得了看得见、摸得着、享受到的跨越式成果。我们这里早已是田成块、路贯通、渠成网、林成行，生态环境得到极大改善。所到之处，放眼展望，都是规划后农民建起的一排排鳞次栉比的漂亮楼房。很多村里有超市、农家乐园、图书馆、村史展览馆、幼儿园、健身和体育场地，每到傍晚，乡亲们都不约而同地聚集于小区广场，在悦耳的音乐伴奏下怡然自得地载歌载舞。

从乡亲们的阵阵欢歌笑语声中，折射出的是我们村几十年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和百姓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诗风雅韵

秋收三首

■班学明

风过沃野作物熟，金色秋天收获季。
花生收获用农机，优质大豆饱籽粒。
大小车辆装玉米，跟着主人回家去。
阳光吻得苹果红，还有大枣和黄梨。
石榴柿子羞红脸，葡萄串串口水滴。
冬瓜排队装车上，辣椒骄傲晒红的。
因为它们都知道，很快坐车游外地。
秋收洒满画卷里，乡村飘出是惊喜。

小伙驾机精神抖，收罢玉米收大豆。
机声欢唱月光里，服务乡邻闹秋收。
农夫抚髯哈哈笑，垄上庄稼点点头。
转眼机收半坡地，大小车辆载丰收。

清晨田野唱农机，农夫涌动脚步急。
争先恐后播小麦，五更开始日落西。
秋播之际都不停，加班加点月作灯。
精耕细播优良种，千垄机播千垄梦。

冬日乡村

■魏华

鸡鸣鸭叫乱纷纷，老屋门前觅食盆。
冬日高悬暖大地，白雪覆盖麦田新。
闲来无事话家常，古往今来俗世尘。
苍茫迷离天色晚，人间贵在有乡邻。

雪

■雨寒

天空真小
小的盛不下一片雪花
纷纷扬扬
全向大地倾撒

大地真小
小的盛不了雪花
还要挂在树杈
还要挂在山崖

看潺潺雪景
炒一盘雪花
就着半壶老酒
暖暖我的心芳

一会儿
风住了，雪停了
万里江河披白了
雪在大地上醉了

雪厚厚地盖着大地
绿油油的麦苗穿上了过冬的暖装
雪原上
留下一串串小鸟寻食的脚步

忆海拾贝

种满红薯的村庄

■宁高明

母亲回家做饭去了，哥哥也要上学，我一个人留在野地里看守红薯，新鲜的红薯，刚刚从泥土里犁出来的。我们家整整分了六大堆，至于有多少斤，我不知道。生产队分红薯从来不论秤，论堆，一人一堆，我们家有六口人，分了六堆。在那个以红薯果腹的日子里，我吃得胃发酸、眼发绿、头皮发麻，多一点少一点，谁还会计较呢？

这一块地的秋收算是结束了，田野里空荡荡的，大地恢复了本来的面目。同样的劳动又会在村庄的其它地块重新开始，这我能想得出来。我知道红薯产量高，村里的土地十之八九都种上了红薯，剩下那一点土地种些大豆和高粱，是为那一群同样一年忙到头的牲口留下的，它们尽管不会说话，但我们也不能亏待它们。母亲临走的时候扔给我一把镰，吩咐我：“别只顾玩，地里的红薯秧子多的是，队里作饲料又用不完，邻居都弄了一些回家，我们也拉一些，冬天喂猪喂羊的饲料都有了。”

我打算捉一些蚰蚰玩，顺便饱一顿口福。野地里的蚰蚰实在太多了，还有蝈蝈和蚂蚱，我已经有小半年不知肉味，我早想好了，捉一些来，用狗尾巴草串着，烧锅的时候往灶膛里一塞，烤得金黄金黄的，又香又有嚼头，实在好吃极了。

没想到母亲的一句话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。我在翻过的茬地里走了一个来回，脚下的蚂蚱和蚰蚰像潮水一样四处乱蹿，无论我走在哪里，它们都在躲着我，仿佛像躲瘟神一样。我望一望空旷的田野，发现村邻早已把分到的红薯运回了家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秧子胡乱地堆放着，整块地只剩下我们家的六堆红薯和孤零零的我。我回头一望村庄，村庄也好像孤零零的。

我试着将秧子拖在一起，发现秧子下有好多红薯没有收，有的愣愣地躺着；有的在土里只露出一段梗，你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；有的被犁子划得体无完肤；有的连秧子还没有割掉，可是拉犁子的牛却被人牵走了，扶犁子的人也走了。

在地块的西边有一条干沟，和南边的蓝沟河紧紧相连。这是村子里灌溉用的，也成了村庄的分界线，但干沟的权属是属于我们村的。我发现干沟下有十多棵红薯没有犁，上面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新土，显然是犁地的人故意留下的。我知道，不是牛不愿意，而是扶犁子的人不愿意犁出来。也不知道他是咋想的，辛苦了一年，好不容易熬个收成，却不收干净，真不是咱庄户人。

我或许能查出这个扶犁子的人，因为整个生产队会使牲口的人也只有两个：一个是我大伯，一个

是我父亲。当我蹲下身挖红薯时，一个人拉着架子车远远地过来了，我知道他是谁了，没想到这么慈祥的人也有不为人知的一面。他远远地喊着我的名字，我装作没听见，低着头继续挖。他放下架子车，一路小跑来到我的面前，吵吵着问：“儿子，挖啥呢？”

“红薯！”我没好气地说，“多好的红薯啊，埋在地里不白瞎了吗？”

“你懂个锤子！”父亲咧着嘴笑了，看一眼堆在干沟上的红薯秧子说：“人不能吃独食，这野地里也有一些野兔和刺猬，它们也需要吃饭，它们也需要过冬。这秧子和没收的红薯是我特意留给它们的，你不能收。”我一听便明白了，慌忙站起身子。整整一个下午，我都在帮着父亲干活，帮他装车，帮他推，帮他卸。我看到好多蚂蚱、蚰蚰在我脚下乱蹿，还看到一只野兔和刺猬在干沟上爬来爬去，我的心里充满了幸福。

拉完红薯之后，我们又将散落在地里的秧子拉了三大车。不过，干沟上的秧子我们一点也没动。回到家后，我们把红薯窖在院子里，青青的秧子搭在墙上和房顶上。秧子太多，院子里实在放不完，剩下的一些只好挂在高高的树杈上。不只是我们家如此，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如此。远远望去，整个村庄像种满了红薯。